



呼啸山庄



Wuthering Heights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著 左 鹏 译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998504

I561.44

A3602

世 界 经 典 文 学 名 著

S **双色/插图版**
huang se cha tu ban

呼啸山庄

Wuthering Heights

(英)艾米莉·勃朗特 著 左 鹏 译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799850

5

责任编辑: 贾兴权 装帧设计: 泽 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呼啸山庄 / (英) 艾米莉·勃朗特 (Bronte, E.) 著; 左鹏译.
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03
(双色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)

I. 呼... II. ①勃... ②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
—近代 IV. I 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2214 号

呼啸山庄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著 左鹏 译

出版发行: 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: 230063

发 行 部: 0551-2833066 0551-2833099 (传真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照 排: 溪洲图文制排中心

印 刷: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9.5 字数: 220 千

版 次: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7-212-02285-3/G·531

定 价: 16.00 元

印 数: 1—12000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

1801年。

那天，我刚拜访过我的房东——就是那个后来让我面临许多麻烦的孤僻的邻居。这儿无疑是个美丽的乡村！在整个英格兰，我无法相信还能找到如此远离喧嚣的地方，一个完美的厌世者的天堂。而希斯克利夫先生和我正是适合分享这个荒凉景色的一对。一个绝妙的人！当我骑马走上前去时，看见他的黑眼睛缩在眉毛下面，充满猜忌地望着我。而在我通报姓名时，他的手指深深地藏到背心袋里，完全是一副怀疑的神气。这一刻我对他产生了亲切之感，而他却没有察觉到。

“希斯克利夫先生吗？”我说。

他点一下头算是回答。

“先生，我是洛克伍德，您的新房客。我一到这儿立即来拜访您，向您表示敬意，希望我坚持租住画眉田庄不会给您带来不便。昨天我听说您有一些想法——”

“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，先生。”他皱起眉头，打断了我的话，“如果我能做到的话，我是不允许任何人给我什么不便的。进来吧！”

这一声“进来”是咬着牙说出来的，表示了“见鬼”这样一种情绪，甚至他靠着的那扇大门，也没有对这句话表现出同情而移动；这种情况使我决定接受这样的邀请：我对这个看上去比我更怪癖的人产生了兴趣。

看见我的马的胸膛快要碰上栅栏了，他才伸手解开了门链，然后阴郁地带着我走上石板路，我们刚进到了



· 劳达与夫人和女儿，阿尔玛·塔德玛

阿尔玛·塔德玛 (1836—1921)，英国新古典主义画家。《劳达与夫人和女儿》作于1876，现收藏于奥尔赛博物馆。

8A P62/06

院子里，他就大声叫道：

“约瑟夫，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，再拿点酒来。”

“我想，他的家里只有这么一个仆人吧，”听了这句双重的命令使我不禁暗想，“怪不得石板路的缝隙间长满了草，而且只有牛羊替他们修剪篱笆。”

约瑟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不，是个老头——也许已经很老了，但还是很健壮结实。

“愿主保佑我们！”在他牵过我的马时，带着怨气，嘴里低声嘟哝着，同时狠狠地盯着我的脸，使我善意地猜测：他一定是需要神的帮助才能消化他的食物吧，而他那虔诚的祈祷跟我的突然来访是毫不相干的。

呼啸山庄是希斯克利夫先生住宅的名称。“呼啸”在当地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，它形容这个地方在多风的天气里所受到的风呼雨啸。当然，这里随时流动着的都是振奋精神的新鲜空气。看到房屋尽头那几棵矮小的、过度倾斜的枫树，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，仿佛在向太阳乞讨布施，就可以想像得出北风吹过的威力是多么大了。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，把房子盖得很牢固，狭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在墙里，墙角还有凸出的石头作防护。

在跨进门槛之前，我停步，观赏房屋正面墙面上大量稀奇古怪的雕刻，特别是正门附近，在许多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中间，我还发现了“1500”的年份和“哈里顿·恩萧”的名字。我本想发一点议论，向这位乖戾的主人请教一下这个地方的简单历史，但是从 he 站在门口的架势来看，显然是要我赶快进去，要么就干脆离开。而我并不想在参观内部之前，增加他的不耐烦。

没有经过任何穿堂或过道，我们就径直进了这家的起居室。他们当地把这里称作“屋子”。一般所谓的屋子是包括厨房和大厅在内的。但是我认为在呼啸山庄里，厨房是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角落里去了。至少，我能分辨出有喋喋的说话声和厨房用具的磕碰声从顶屋里传出来；而且在大壁炉里也看不出有烧煮或烘烤食物的痕迹，墙上也没有铜铜和锡滤铜之类的在闪闪发光。只有在屋子的一头，一个橡木的大橱柜上摆着一排排高高垒起直到屋顶的银壶和银杯，以及一叠叠的白银盘子，它们射出的光线被热气映照得灿烂夺目。橱柜从未上过漆；整个构造更使人一览

无余。只有一处被摆满了麦饼、牛羊腿和火腿之类的木架遮住了。壁炉台上放着几支老式难看的枪，还有一对马枪；并且还有三个画得俗气花哨的茶叶罐靠边排列着，算是装饰。地面是平滑的白石铺砌而成；椅子是高背、老式的结构，漆着绿色；在暗处还有一两把笨重的黑椅。橱柜下面的圆拱里，躺着一条硕大的、酱色的母猎狗，身边围着一窝不停尖叫着的小狗，还有些狗在别的地方徘徊着。

如果这样的屋子和家具属于一个有着倔强坚韧的面貌、适合穿短裤和绑腿的壮腿的北方质朴的农民，也就没有什么稀奇。只要你在饭后适当的时间，在这山区方圆五六英里内走一圈，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人，坐在他的扶手椅上，在面前的圆桌上放着一大杯冒着白沫的啤酒。

但是希斯克利夫先生与他的住宅和生活方式，却形成一种奇特的对比。在外貌上，他像一个肤色黝黑的吉普赛人，但在衣着和风度上他又像个绅士，也就是像许多的乡绅那样——也许有点不修边幅，但是他的懒散却并不难看，因为他有一个挺拔、漂亮的身材，而且有些阴郁。有人可能会怀疑他多少有些出身卑微者的傲慢无理，而我内心深处的同情，却认为他并不是这类人。我的直觉感到，他的矜持是出于对感情外露——对互相表示热情的厌恶，他把爱和恨都深深掩藏起来，视爱或恨为一种鲁莽的事。不，我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能太早了，我是给他身上随意地加上自己的特性了。希斯克利夫先生遇见一个称得上是熟人的时候，便把手藏起来，也许有和我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原因。但愿我的天性是特别的吧！我那亲爱的母亲总是说，我永远不会有个舒适的家。直到去年夏天，我才完全证实了自己真的是不配有那样的一个家。

当时，我正在海边享受着一个月的好天气，偶尔认识了一个最迷人的姑娘——在她还没有开始注意我的时候，我就认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女神。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爱慕之情说出口，可是，如果眉目可以传情的话，连一个傻子也猜得出我在为她神魂颠倒。后来她终于懂得我的意思了，就回送了我一个秋波——那是一切的期盼中最为甜蜜的秋波。可我怎么样呢？真是羞愧——我就像一只蜗牛似的冷冰冰地遇缩了；她越看我，我就退缩得越远越冷淡，直到最后这天真可怜的姑娘不得不怀疑她自己的感觉，她以为自己猜错了、感到非常狼狈，便说服她母亲一起离去了。由于这种古怪的性情，我得到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；多么冤枉啊，只



■ 圣贝尔纳特的幻觉，佩鲁吉诺

佩鲁吉诺（约 1450—1523），意大利画家。《圣贝尔纳特的幻觉》作于 1490 年，现收藏于慕尼黑老绘画馆。

有我自己才能体会。

我在壁炉旁的椅子上坐下，我的房东就走到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。为了填补这一刻的沉默，我想去抚摩那只母狗，它刚离开那窝崽子，偷偷溜到我的腿后面，正在凶狠地龇牙咧嘴，白牙上馋涎欲滴。

我的爱抚却使它从喉头里发出一串长长的嚎叫。

“你最好别理这只狗，”希斯克利夫先生和着狗猎，以类似的音调咆哮着，同时跺了一下脚制

止了狗的进一步行动。“它不习惯受人宠爱——它不是当作宠物养的。”接着，他大步走到一个门边，再次高声叫道：“约瑟夫！”

约瑟夫在地窖的深处含糊不清地咕哝着，可是并不打算上来。于是他的主人就下地窖去找他，留下我和那只凶恶的母狗以及一对狰狞的、蓬毛牧羊狗面面相觑。这对牧羊狗同那只母狗一起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并不想被狗咬伤，就静坐着不动。但是我以为它们不会理解无声的蔑视，就对这三只狗挤眉弄眼，做做鬼脸。我脸上的某种变化竟激怒了狗夫人，它忽然暴怒，跳上我的膝盖。我把它推下去，我赶忙拉过一张桌子挡在中间。这举动激怒了狗群，六只大小不同、年龄不等的四脚恶魔，从暗处一齐窜了出来。我觉得我的脚跟和衣边尤其是攻击的目标，就一面尽可能挥动火钳来挡开较大的斗士，一面又大声求援，请这家里的什么人来恢复和平。

希斯克利夫先生和他的仆人，迈着令人心急的不慌不忙的脚步，爬上了地窖的梯阶。尽管炉前已经给撕咬和狂吠闹得不可开交，我认为他

们的步子并没有比平常快一点儿。幸亏厨房里有人快步走来：一个健壮的女人，她撩着衣裙，光着胳膊，两颊火红，挥舞着一个煎锅冲到我们中间，用那个武器和她的舌头奇迹般地平息了这场风暴。等她的主人上场时，她已如大风过后的海洋一般喘息着。

“见鬼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他瞪着我问道。在受到刚才那样不礼貌的接待后，我难以忍受他这样的脸色。

“是啊，真是见鬼了！”我咕哝着说，“先生，被鬼附体的猪群^①也没有您的那些畜牲凶。您倒不如把一个生客丢给一群老虎呢！”

“不去碰它们，它们是不会多事的。”他说着，把酒瓶放在我面前，又把拉开的桌子归回原位，“狗是应该保持警觉的。喝杯酒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您。”

“没给咬着吧？”

“我要是被咬着了，我会在这咬人的东西上打上我的印记。”

希斯科利夫的脸松弛下来，露出了笑意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他说，“你受惊了，洛克伍德先生。喏，喝点酒。来这所房子做客的人太少了，所以我愿意承认，我和我的狗都不大知道该怎么接待客人。先生，祝你健康！”

我鞠躬，也回敬了他。我开始觉得为了一群狗的失礼而坐在那儿生气，未免有些傻。此外，我也讨厌让这个家伙再取笑我，因为他的兴致已经转移到取笑人上面来了。

也许出于一种清醒的考虑，他已经察觉到，得罪一个好房客是愚蠢的，态度有所缓和，以稍稍委婉了些的语气，谈起了他认为我会有兴趣的话头——有关我目前住处的好处与不便的地方。我发现，对我们所触及的话题，他是非常精明而有见识的。在我回家之前，我居然兴致勃勃地提出第二天再来拜访。他显然并不愿意我再来打搅。但是，我还是要去。我感到跟他比起来我是多么擅长交际啊！这真是惊人。

^①见《圣经·新约·路加福音》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：“鬼就央求耶稣，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。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稣，准他们进入猪里去。耶稣准了他们。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，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进湖里淹死了。”

第二章

昨天下午天很冷，又有雾。我打算就在书房的炉火边消磨一个下午，不想踩着杂草污泥到呼啸山庄去了。

但是，吃过午饭（注意——我在十二点和一点钟之间吃午饭，而我的女管家——一位慈祥的太太——是租房时讲明必须一起雇下的，却不能或者并不愿意理解我请求在五点钟开饭的用意），在我怀着这个懒惰的想法上了楼，迈进屋子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女仆跪在地上，身边是扫帚和煤斗。她正在用大堆的煤渣封火，使屋内满是弥漫的灰尘。这景象使我立刻回了头。我拿了帽子，走了四英里路，来到希斯克利夫的花园门口，刚好躲过了今年初降的一场鹅毛大雪。

在那个荒凉的山顶上，土地由于结了一层黑冰而变得坚硬，冷空气使我四肢发抖。我弄不开门链，就跳了进去，顺着两边蔓延生长着的醋栗树丛的石路跑过去。我徒劳地敲了半天门，一直到我的手指骨都敲痛了，狗也狂吠起来。

“糟糕的人家！”我心里直叫，“就凭你们这样无礼待客，就该一辈子与人群隔离。至少我还不会在白天把门门住。我才不在乎呢——我要进去！”打定了主意，我就抓住门闩，使劲摇它。哭丧着脸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里探出头来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他大叫，“主人在牛栏里，你要是找他说话，就从这条路口绕过去。”

“屋里就没人开门吗？”我也大声叫起来。

“除了夫人没有别人。你就是折腾到夜里，她也不会开门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就不能告诉我她是谁吗？哦，约瑟夫？”

“别找我！我才不管这些闲事呢。”他咕哝着，脑袋又不见了。

雪开始下大了。我握住门柄又试了一次。这时一个没穿外衣的年轻人，扛着一把草耙，出现在后面的院子里。他招呼我跟着他走，穿过了一个洗衣房和一片铺平的地，那儿有煤棚、抽水机和鸽笼，我终于到了我上次被接待过的那间温暖的、宽敞的大屋子。煤、炭和木材混合在一起燃起的熊熊炉火，使这屋子放着光彩。在准备摆上丰盛晚餐的桌旁，

我很高兴地看到了那位“夫人”，以前我从未料到这里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。我鞠躬等候，以为她会叫我坐下。她望望我，靠回她的椅背，一动不动，沉默不语。

“天气真坏！”我说，“希斯克利夫夫人，恐怕大门因为您仆人的偷懒而大吃苦头，我费了好大劲才使他们听见我敲门！”

她没有开口。我盯着她，她也盯着我。始终以一种冷冷的、漠不关心的神情盯住我，使人十分困窘，而且不愉快。

“坐下吧。”那年轻人粗声粗气地说，“他就要来了。”

我服从了，轻轻咳了一下，叫唤那恶狗朱诺。这第二次会面，它总算赏脸，摇起尾巴尖，表示承认我是熟人了。

“好漂亮的狗！”我又开始说话，“您是不是打算不要这些小狗呢，夫人？”

“它们不是我的。”这位可爱的女主人说，那语气比希斯克利夫本人还要冷淡。

“啊，您心爱的一定是在这一堆里了！”我转身指着一个看不清楚的靠垫上那一堆像猫一样的东西，接着说下去。

“谁会爱这些东西才怪呢！”她轻蔑地说。

倒霉，那原来是堆死兔子。我又轻咳一声，向火炉凑近些，再次说起今晚天气不好的话来。

“你本来就不该出来。”她说，站起身来去取壁炉台上的两个彩色茶叶罐。

她原来坐在光线被遮住的地方，现在我把她的全身和面貌都看得清



● 女卜者 (1590) / 卡拉瓦乔

卡拉瓦乔 (1573—1610)，意大利画家。《女卜者》作于1590年，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。

清楚楚。她身材修长，显然还是个少女。美好的体态，还有一张我平生从未有幸见过的精巧的小脸蛋。五官纤细，非常漂亮。淡黄色的鬓发，或者不如说是金黄色的，松松地垂在她那细嫩的脖颈上。如果眼神能显得再和悦些，就会有不可抵挡的魅力。对我这颗容易动情的心来说幸运的是，它们所表现的只是在轻蔑与近似绝望之间的一种情绪，而在那样的一张脸上看见那样的眼神是很不自然的。

她几乎够不到茶叶罐。我动了一动，想帮她一下。她猛地转身向我，像守财奴看见有人要帮他数他的金子一样。

“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”她怒气冲冲地说，“我自己拿得到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我连忙回答。

“是请你来吃茶的吗？”她边问边把一条围裙系在她干净的黑衣服上，站在那儿把一匙子茶叶往茶壶里倒。

“我很想喝杯茶。”我回答。

“是请你来的吗？”她又问。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勉强笑了笑，“您正好请我喝茶。”

她把茶叶丢回去，连匙子带茶叶一起收起来，使性子般地又坐在椅子上。她的前额蹙起，朱唇撅起，像个快要哭出来的小孩似的。

这时，那个年轻人已经披上了一件十分破旧的上衣，站在壁炉跟前，用眼角睨视着我们，就好像我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。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仆人。他的衣着和言语都显得没有教养，完全没有希斯克利夫先生和他夫人身上所能看到的那种优越感。他那浓密的棕色鬓发乱七八糟，他的胡子像头熊似的布满面颊，而他的手就像普通工人的手那样变成褐色；但是，他的态度很随便，甚至有点傲慢，而且在女主人面前没有一点家仆那种谨慎殷勤的样子。在对他的身份缺乏清楚的了解之前，我认为最好还是不去注意他那古怪的举止。五分钟以后，希斯克利夫进来了，多少算是把我从那不安的境况中解救了出来。

“您瞧，先生，我来了，说话算数！”我叫道，装出高兴的样子，“我担心会被这天气困住半个钟头呢！您能不能让我在这儿暂避一下？”

“半个钟头？”他说着，抖落了身上的雪片，“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挑这么个大雪天出来游逛。你知道自己是在冒着迷路和掉进沼泽地里的危险吗？熟悉这些荒野的人，往往还会在这样的晚上迷路的。而且

我还可以告诉你，眼下这种天气是不会好转的。”

“也许我可以在您的仆人中间找一位向导，他可以在田庄住到明天早上——您能给我派一位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能。”

“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了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是不是该准备茶了？”穿着破衣服的人问，他那恶狠狠的眼光从我身上转到那位年轻的夫人那边。

“准备他的吗？”她问希斯克利夫。

“快准备好，行吗？”这就是回答，他说得那么蛮横，竟把我吓了一跳。这句话的腔调暴露出他的坏脾性。我再也不想称希斯克利夫为一个绝妙的人了。

茶预备好了，他就这样邀请我：“现在，先生，把你的椅子挪过来吧。”于是我们大家，包括那个粗野的年轻人，都拉过椅子来围坐在桌前。在我们品尝茶点时，四下里一片严峻的沉默。

我想，如果是我引起了这片乌云，那我就有责任努力驱散它。他们总不能每天都这么阴沉缄默地坐着吧。无论他们有多坏的脾气，也不可能脸上每天都带着怒容吧。

“奇怪的是，”我在喝完一杯茶，接过第二杯的时候说，“奇怪的是习惯如何形成了我们的趣味和思想，很多人就不能想像，像您，希斯克利夫先生，所过的这么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里也会有幸福的存在。但是我敢说，在您的家人中间，还有您可爱的夫人作为您的家庭与您心灵上的守护神——”

“我可爱的夫人！”他打断我，脸上露出恶魔般讥讽的笑容，“她在哪儿——我可爱的夫人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希斯克利夫夫人，您的夫人。”

“哦，不错——啊！你是说甚至在她的肉体死去了之后，她的灵魂还能像守护的天使一般，佑护着呼啸山庄。是这样吗？”

我发觉自己搞错了，便企图纠正它。我本来应该看出双方的年龄相差太大，不像是夫妻。一个大概四十岁了，正是精力健旺的时期，这个时期男人很少会怀着女孩子们由于爱情而嫁给他们的这种妄想。那种

梦是留给我们到老年时聊以自慰的。另一个人呢，看上去却还不到十七岁。

于是一个念头在我心头一闪——“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乡巴佬，用盆喝茶，用没洗过的手拿面包吃，也许就是她的丈夫：希斯克利夫少爷，当然是了。这就是合理的后果：只因为全然不知道天下还有更好的人，她就嫁给了那个乡下佬！真可惜——我必须当心，我可不要引起她对自己选择的悔恨。”最后的念头听上去有点自负，其实倒也不是。我旁边的人在我看来近乎令人生厌。而我从经验知道，我自己多少还有点吸引力。

“希斯克利夫夫人是我的儿媳妇。”希斯克利夫说，证实了我的猜测。他说着，掉过头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向她望着：一种憎恨的眼光，除非是他脸上的肌肉长得极为反常，不会像别人那样表现出他内心的想法。

“啊，当然——现在我明白了：您真有福气，这位慈善的天仙原来是属于您的。”我转过头来对我旁边的那个人说。



● 圣伊涅萨 / 里贝拉

里贝拉（1591—1652），西班牙画家。《圣伊涅萨》作于1641年，现收藏于德累斯顿国立美术馆。

比刚才更加糟糕：这年轻人的脸涨得通红，握紧了拳头，简直要摆出动武的架势。但是他似乎又马上恢复了镇定，只是冲着我咕哝了一句骂人的粗话，压下了心头的怒火，这句话，我假装没注意。

“不幸的是，你猜得都不对，先生！”我的主人说，“我们两个都没有那种福分拥有你说的这位天仙，她的男人死了。我说过她是我的儿媳妇，因此，她当然是嫁给我的儿子了。”

“这位年轻人是——”

“当然不是我儿子！”

希斯克利夫又微笑了，

似乎把那个粗人算作他的儿子，是把玩笑开得太荒唐了。

“我的姓名是哈里顿·恩萧，”另一个人吼道，“而且我提醒你尊重它！”

“我并没有表示不尊敬呀。”这是我的回答，心里暗笑他自报家门时的庄严神气。

他死盯着我，盯得我都不愿意再去回瞪他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耐不住给他个耳光或是笑出声来。我开始感到自己在这个愉快的一家人中间实在是多余的。那种精神上的阴郁气氛，不仅是抵消、而且还压倒了我四周温暖的物质上的舒适。我告诫自己，在有胆量第三次来到这个屋里时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

吃过茶点，谁也没说句应酬话，我就走到一扇窗子跟前去看天气的情况。我看到一片凄凉的景象：黑夜提前降临，天空和群山混杂在一团凛冽的寒风和令人窒息的大雪中。

“现在没有人带路，我恐怕回不了家了，”我禁不住叫了起来，“道路已经被雪埋上了，即使还有露出来的地方，我也看不清楚该往哪儿迈步了。”

“哈里顿，把那十几只羊赶到谷仓的走廊上去，如果要整夜留在羊圈里，就得给它们盖点东西，前面也要挡块木板。”希斯克利夫说。

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我又说，心里更焦急了。

没有人搭理我。我转过身来，只见约瑟夫给狗送进来一桶粥，希斯克利夫夫人俯身向着火，烧着火柴玩；这堆火柴是她刚才把茶叶罐放回炉台时碰下来的。约瑟夫放下了他的粥桶之后，挑剔地把这屋子扫视一遍，扯着沙哑的喉咙喊起来：

“我真奇怪别人都出去了，你怎么能就闲在那儿站着！你就是这么没出息，说也没用——你一辈子也改不了，等着死后见魔鬼吧，跟你妈一样！”

我一时以为这一番牢骚是对我而发的，大为愤怒，便向这老流氓走去，打算把他踢出门外。但是，希斯克利夫大人的回答止住了我。

“你这假正经的老骗子！”她回答，“你提到魔鬼的名字时，就不怕给活捉吗？我警告你不要惹我，不然就要特别请鬼把你勾去。站住！看这儿，约瑟夫，”她接着说，并从书架上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大书，“我要给你看看我学魔法已经进步了多少，不久我就可以完全精通。那头红牛不是偶然死掉的，而你的风湿病还不能算作天赐的惩罚！”

“啊，恶毒，恶毒！”老头喘息着，“愿主拯救我们脱离邪恶吧！”

“不，混蛋！上帝早就把你抛弃了——滚出去，不然我要你大吃苦头！我要把你们全都用蜡和泥捏成模型^①；谁先越过我定的界限，我就要——我不说他倒什么样的霉——可是，等着瞧！走开，我可在看着你呢^②。”

这个小女巫那双美丽的眼睛里增添了一种嘲弄的恶毒神气。约瑟夫吓得直抖，赶紧跑出去，一边跑一边祷告，还嚷着“恶毒”。我想她的行为一定是由于无聊闹着玩玩的。现在只有我们俩了，我极力想让她注意到我的困境。

“希斯克利夫夫人，”我恳切地说，“您一定得原谅我麻烦了您。我敢于来打扰您是因为，您既然有这么美丽的面孔，我敢说您一定也心地善良。请您指出几个路标，我也好知道回家的路。我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走，就如同您不知道怎么去伦敦一样！”

“顺你来的路走回去好了，”她回答，依旧安然地坐在椅子上，面前点着一支蜡烛，还有那本摊开的大书。“很简单的忠告，可也是我能给予的最稳妥的办法了。”

“那么，如果您以后听说我给人发现已经死在泥沼或雪坑里，您的良心会不会低声说您也有部分的过错呢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又不能送你走。他们不许我走到花园围墙那头的。”

“您送我！在这样一个夜晚，为了我的方便就是请您迈出这个门槛，我也是于心不忍啊！”我叫了起来，“我要您告诉我怎么走，不是领我走。要不然就请说服希斯克利夫先生给我派一位向导吧！”

“派谁呢？只有他本人，恩萧，齐拉，约瑟夫，我。你要哪一个呢？”

“庄上没有男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这几个人。”

“那就是说我不得不住在这儿了！”

“这件事你可以和主人商量，我不管。”

“我希望这是对你的一个教训，以后别再在这山间瞎逛。”从厨房门口传来希斯克利夫严厉的声音：“至于住在这儿，我可没有为招待客人准备的房间。如果你要住，就得跟哈里顿或者约瑟夫睡一张床！”

①当时女巫的一种邪术，通过处置这种小人儿来加害人。

②女巫作法时，先用眼神锁住对方，使其无法挣脱。

“我可以睡在这间屋子里的一把椅子上。”我回答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！生人总是生人，不论贫富。我不会允许任何人进入我防范不到的地方！”这没有礼貌的坏蛋说。

受了这样的侮辱，我的忍耐到了极限。我愤慨地骂了一声，在他的身边擦过，奔到院子里，匆忙中正撞着恩萧。外面漆黑一片，我一时找不到出门的路；我正在东摸西撞，听见了他们之间举止有教养的又一例证：起初那年轻人似乎对我还友好。

“我陪他走到林苑那儿去吧。”他说。

“你陪他下地狱好了！”他的主人或是他的什么亲属叫道，“那么谁来照看马呢，嗯？”

“一个人的性命总比一晚上没有人照应马重要些。总得有人去的。”希斯克利夫夫人轻轻地说，比我料想的和善多了。

“不要你命令我！”哈里顿反驳了，“如果你重视他，最好别吭声。”

“那么我希望他的鬼魂缠住你，我也希望希斯克利夫先生再也找不到房客，直到田庄彻底败落！”她尖刻地回答。

“听着，听着，她在诅咒他们了！”约瑟夫咕嘟着，我正向他走去。

他坐在能听得见说话的近处，借着一盏提灯的光在挤牛奶，我就毫不客气地把提灯抢过来，嘴里喊着我明天把它送回来，便奔向最近的一个门。



■ 在纳萨利家中的圣母和基督

苏巴朗（1598—1664），西班牙画家。《在纳萨利家中的圣母和基督》作于1630年，现收藏于克利夫兰美术馆。

“主人，主人，他把提灯偷跑了！”这老头一面大喊，一面追过来。“喂，咬人的！喂，狗！喂，狼！逮住他，逮住他！”

一开小门，两个毛茸茸的妖怪便扑到我的喉头上，把我弄倒了，灯也灭了。同时希斯克利夫与哈里顿一起放声大笑，这大大地激怒了我，也使我感到羞辱。幸好，这些畜牲

似乎只想伸伸爪子，打打哈欠，摇摇尾巴，并没有把我生吞活剥的意思。但是它们也不容我再起来，我就只好躺在地上，等待它们恶毒的主人在高兴的时候来解救我。我的帽子也掉了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命令这些恶棍放我出去——再让我多待一分钟，我就要让他们遭殃——语无伦次地说了许多恐吓的、要报复的话，措辞之恶毒，颇有李尔王^①之风。

这番剧烈的激动使我流了许多的鼻血，但是希斯克利夫还在笑个不停，我也骂个不休，如果不是旁边有个人比我更理性些，比我的款待者更仁慈些，我真不知道这局面怎么收场。这个人是齐拉，健壮的女管家。她终于挺身面出询问这场战斗的真相。她以为他们当中有人对我下了毒手。她不敢攻击他的主人，就向那年轻的恶棍发开了火。

“好啊，恩萧先生，”她叫道，“我不知道你下次还要干出什么好事来！我们这是要在自家门口谋害人吗？我看在这家里我可再也待不下去了——瞧瞧这可怜的小伙子，他都快要噎死了！行了，行了！你可不能这样走。进来，我给你治一治。就这样，别动。”

她说这些话，冷不防把一桶冰冷的水浇到我的脖子上，又把我拉进厨房里。希斯克利夫先生也跟了进来，他的难得的欢乐很快地消失了，又恢复了他习惯的阴郁。

我难过极了，而且头昏脑涨，因此不得不在他的家里借宿一晚。他让齐拉给我一杯白兰地，随后就进屋去了。她呢，对我不幸的遭遇安慰了几句，又照主人的吩咐，给我喝了一杯白兰地，看见我略略恢复了一些，便带我去睡了。

①李尔王——莎士比亚名剧《李尔王》中的人物，他曾呼天抢地咒骂两个不孝的女儿。